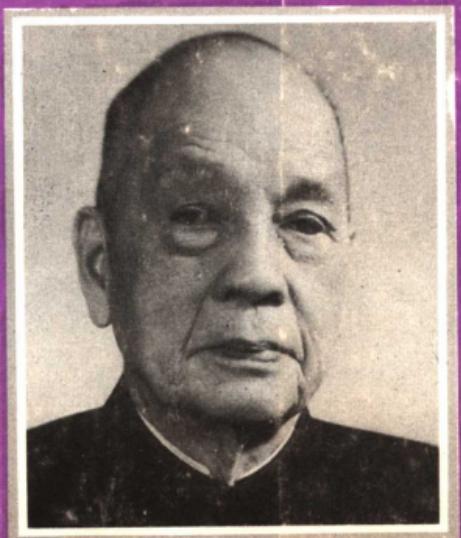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林砺儒教育思想研究

王 编 黄家驹
何国华

G40-092 7

林砺儒教育思想研究

主编 黄家驹 何国华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粤新登字 09 号

林砺儒教育思想研究

黄家驹 何国华 主编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增城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76千字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ISBN7—5361—0789—7/G·221

定价：3.00元

是革命先锋的帮手，
立教育事业的丰功。
为后世学人的榜样，
争知识分子的光荣！

林励公同志一百周年诞辰纪念 一九八九年秋

北京师范大学敬颂 启功教授书

北京师范大学颂词
著名学者、书法家启功教授亲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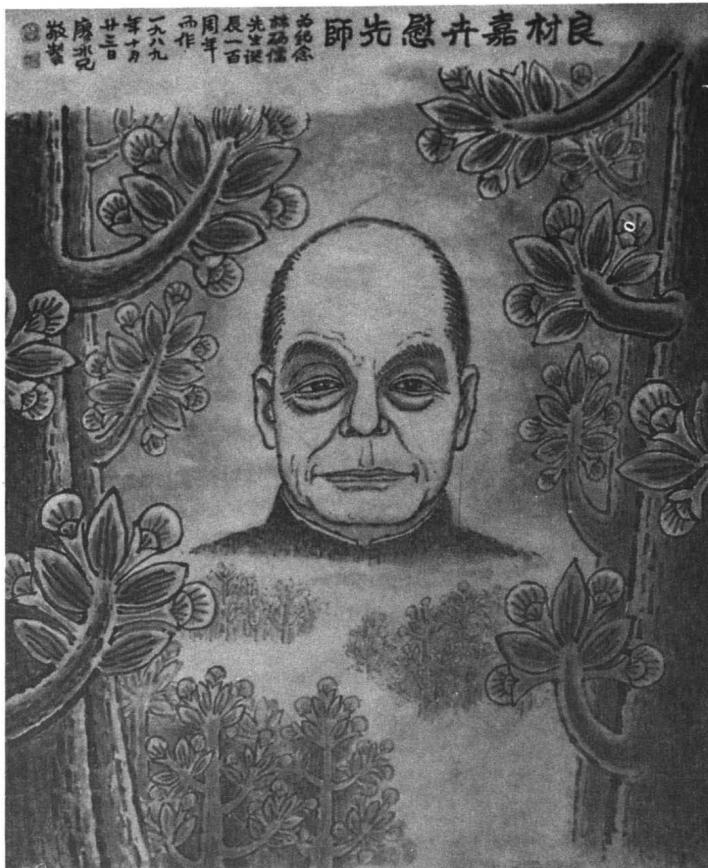
遠見卓識教育先驅
言傳身教後生楷模

林礪儒先生誕辰百年紀念

後學楚因南



林研儒先生的学生
著名画家关山月作画



林砺儒先生的学生
著名画家廖冰兄作画

编者说明

1989年7月18日是我国现代著名爱国学者、卓越的教育家和革命家林砺儒先生(1889—1977)诞辰一百周年。为缅怀前辈，激励后人，学习和宣传林砺儒先生先进的教育思想和献身祖国教育事业的精神，1989年10月下旬，广东社科联、广西社科联、北京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教育学院、广西教育学会、广东高等教育学会、茂名市政府、茂名市社科联、信宜县政府等10个单位在华南师范大学和信宜县召开了“纪念林砺儒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暨学术讨论会”。并在林先生的家乡信宜县信宜中学隆重举行了林砺儒先生半身铜像揭幕典礼。

这次纪念林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体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着重对林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其献身祖国教育事业60年如一日的艰苦奋斗精神；他的民主教育思想，特别是师范教育思想的卓识远见，对当前深化教育改革的重大意义；他的高尚人格、爱生如子的一代宗师的风范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和评价，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这对进一步深入开展林砺儒教育思想研究，无疑将起促进作用。

为了反映、纪念和推广这次学术讨论会的成果，筹委会决定编辑文集。在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的热心支持下，我们从提交讨论会的论文和文章中选出了34篇集结为本文集正式出版。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错漏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1990年10月编者

目 录

编者说明.....	(1)
纪念林砺儒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	
开幕词	黄家驹 (1)
简论林砺儒教育思想的发展	莫熙穆 何国华 (10)
林砺儒教育思想初探	罗佐才 (18)
论林砺儒教育思想的进步性	马伟鷗 (28)
浅谈林砺儒的民主教育思想	林济勋 (36)
论林砺儒教育思想的战斗性	周钢寰 (40)
论林砺儒的人格教育思想	李明汉 (43)
林砺儒先生及其《教育危言》	莫柏秀 (51)
宏观卓识，精进不已	张震欧 (57)
林砺儒对师范教育的卓越贡献	严永晃 (67)
林砺儒师范教育思想初探	张其川 (73)
林砺儒的师范教育思想	麻星甫 (78)
学习林砺儒师范教育思想，深化师范教	
育改革	黄平凡 郭道明 (87)
林砺儒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初探	彭 建 (94)
林砺儒对广东教育事业的贡献..... 阮镜清 (105)	
林砺儒与广州市立师范学校	欧阳济 (111)
林砺儒对勑勤大学的贡献	易唯志 张震欧 (118)
广东文理学院挽林斗争纪略	刘渭章 (127)
林砺儒在桂林师范学院	韦家利等 (132)
林砺儒与桂林师范学院	李德韩 曾度洪 (138)

林砺儒与北京师范大学 侯 刚 (144)

- 怀念 林颖夫等 (159)
缅怀著名的爱国学者林砺儒 高觉敷 (162)
一代宗师，长留典范 麦若鹏 (166)
缅怀敬爱的院长林砺儒先生 易唯志 (171)
忆林砺儒老师二三事 梁 滂 (176)
深切怀念林砺儒老师 李荣平 (180)
教育家的可贵品格 王炳熙 (183)
教育家的风范永存 植恒钦 (191)
遗稿尚无封禅诗 张毕来 (199)
忆怀我的恩师林砺儒 张乃夫 (203)
缅怀吾师 尹 曲 叶生发 (208)
亲切的会见，最后的一面 陆乾生 (212)
林砺儒青少年时代事略 陈启著等 (214)

纪念林砺儒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学术讨论会开幕词

黄家驹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敬仰的心情，隆重地举行纪念我国现代和当代著名的教育家、革命家林砺儒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

我谨代表纪念林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筹备委员会全体同仁，同时代表华南师范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对前来参加这次纪念大会的省市党政领导同志、林砺儒先生的家属代表、林先生的家乡茂名市和信宜县的领导及代表、林先生生前的战友、同事、学生和学者专家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我们这个纪念会和学术讨论会是广东社科联、广西社科联、北京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教育学院、广东教育学会、广东高等教育学会、茂名市政府、茂名市社科联、信宜县政府等 10 个单位联合发起召开的。同时由林教授的学生组成的勤勤大学校友会、省立文理学院暨附中校友会和老广州师范校友会也一起协助有关会议的筹备工作。

林砺儒先生是我们华南师范大学主要前身广东省立文理学院的老院长，林先生曾于 1933 年至 1941 年担任广东省立文理学院院长、文理学院的前身省立师范学院及省立教育学院院长的职务，林先生同时参与 1933 年在我省创办的省立勤勤大学的筹备工作，并于同年受聘为该校教务长兼师范学院院长，1937 年该师范学院独立为省立教育学院，林先生即任院长。1938 年该院更名为广东省立文理学院。

林砺儒先生，原名绳直，1889年诞生于广东省信宜县。今年是他诞辰一百周年。1911年毕业于高州高郡中学堂后，即考取公费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堂并攻读师范教育专业。1918年3月，他学成归国。次年，出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他讲授《教育学》、《教育史》、《心理学》、《伦理学》等课程。林老坚信教育力量可以改变社会面貌，一直坚守教育工作岗位，从事教育工作达60年之久。其中从1919年至1952年间，即使他从事学校行政领导工作也照常讲课，被誉为“服务最有恒心的教育家”。

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林老就与李大钊、鲁迅等人常有往来。他提倡平民教育运动，协助学生办平民夜校和识字班等活动。

由于当时军阀政府经常短欠教师薪俸，1925年12月，林老发表《教师待遇问题》一文，认为教师“为国家发展生命”，要有“特别待遇”，并介绍当时西欧日本等国教师待遇情况，要求国家对教师应有法令保证。早在1922年，他向当时北洋军阀统治的国会提出《宪法教育章程草案》，主张国民教育事业应得到宪法上保障。林老不愧为主张教育立法的先驱者。

1922年至1930年间，林老兼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主任。上任之初，他发表《我的中学教育见解》一文，认为中学教育是大专教育的起点，应加强文化科学基础知识的教学。随着经济的发展，将有更多的人受到中学教育。同时，他按照当时教育部颁布的新学制《壬戌学制》规定办法进行招生，实行男女同校，组织各科优秀教师编写新教材以适应新学制等工作。经过他一系列努力，使高师附中成为一所全国仰慕的中学。

1931年7月，林老应广州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教授之聘，南下广州出任该校教授兼教务长，讲授《师范教育》、《教学法》等课程。次年，即1932年，他还兼任广州师范学校校

长，

林老一贯坚持真理，在当时极度复杂和困难的局面下善于跟国民党反动当局作斗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要求抗日救国的浪潮日益高涨。国民党政府遂公布了一系列教育法令，并企图以繁重功课和严格考试来束缚学生。林老撰文，对这些压制青少年身心发展的法令提出质问和批评，并提出必须废除中学毕业会考制度的主张。1935年，国民党政府提倡尊孔读经，他坚决表示反对，认为读经不符合办教育应有的民众化和现代化两条原则，不符合时代的要求。

林老一贯坚持对学院教学和教育工作的锐意革新，坚持真理，提倡思想自由和学术研究自由，善于广罗学者专家，开设进步的课程。当时思想进步、博学多才的教授如郭大力、张栗原、尚仲衣、王越、蒋径三、陈守实、许杰、李平心等人，都先后被聘来学院任教。为适应形势需要，林老聘请李平心主讲《国际形势》、张栗原主讲《新哲学》（即《马列主义基础》）。国民党当局指责教育学院不应开设《新哲学》、《国际政治》等课程，林老便将校名改名为省立文理学院，将《新哲学》改名为《教育哲学》，内容不变，仍照样讲授辩证唯物论原理。原有的系科和教师得到全部保留。他还聘请翻译马克思《资本论》的著名学者郭大力讲授《经济学》、《现代经济学史》、《中国经济学史》等课程。请进步学者邹韬奋、钱俊瑞、杨东荪等人来校作时事报告。这些专家学者在讲台上阐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上种种重大的理论问题，给青年学生以巨大的教育启发。在自然科学领域内，也聘请了进步教授如黄友谋、陈兼善、熊大仁等人来校任教。他还要求图书馆订购《群众》、《新华日报》等进步报章杂志，让青年同学接触新思想，讨论新问题。

国民党当局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学校的控制，要学院设立训导处和国民党区分部。林老便与进步教师商定，由学院一位教授兼

任训导主任和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并挂上训导处和国民党区分部的牌子，实际并未开展什么活动，终于使得国民党当局无法直接插手学校的工作。

林老提倡民主治校，反对封建家长式的办学方式。他主动吸收师生代表参加民主管理校务，定期公布学校财务账目。平日讲课或与学生谈话时常常善于启发引导学生探求真理和光明，允许学生组织各种进步社团，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自己撰文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垄断文化教育和学术，以致歪曲真理的事实。林老这种种进步行动和措施，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满，他们到处散布文理学院是“小延安”、“红色学院”，进而对他横施压力，声称要停发经费和改组学院。

1941年初夏，国民党政府利用“皖南事变”的反共逆流，在广东教育界无理免去进步教育家许崇清先生中山大学代理校长职务和休砺儒先生的文理学院院长职务，改派国民党中央统人物接任，以图控制南方教育阵地，压制民主运动。当时文理学院全体师生当即成立“挽林委员会”，积极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坚持两个多月之久的“挽林”运动。林老深受感动，曾奋笔写下一首著名的《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校歌》。但坚持反动和倒退的国民党反动派，竟顽固地于同年5月把他免职。林先生离开文理学院后，即到曲江与许崇清先生一起继续战斗，他们共同编辑出版《教育新时代》、《新建设》等刊物，宣传进步思想，引导人民群众认清抗战形势。

1941年10月，林老出任桂林广西教育研究所导师。次年4月，他改任桂林师范学院教务长。这期间他继续聘请进步教授如谭丕模、林仲达、穆木天、欧阳予倩、张华来、陈翰笙等人到学院任教。同年6月，他冒着风险接收了当时被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勒令退学处分的文理学院进步学生多人转入桂林师院肄业，并设法对他们加以保护。

1944年6月，日本侵略军铁蹄入侵湖南、广西，国民党政府闻风而逃。这时，年过半百的林先生不顾个人家室安危，只身率领桂林师院师生安全转移，他们徒步经柳州、黔桂边境山区迁往贵州省平越地区，学院坚持上课，林老亲自讲授《教育哲学》课程。当时逃亡的难民同胞云集柳州，人心惶惶。进步的文教界人士为使广大群众坚定抗战必胜信心，特举办讲演会，路过柳州的林老应邀登台讲演，他慷慨激昂地向听众宣传抗日必胜的道理。

从1941年到1945年间，林老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意义深长的文章，如《怎样做中学校长》、《精神剃须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与国民教育》、《五四运动的评价》、《八·二七路线》、《儿童教育与人性改造》、《养士》等。在《精神剃须论》中，讽刺国民党对青年的训练和控制。指出指导青年，“一不是靠权威部勒，二不是凭笼络操纵”，而是必须了解青年，和他们交真诚的朋友，共同参加社会实践。此文在《文化杂志》发表后轰动一时，刺痛了国民党当局某些人，致使《文化杂志》被迫停刊。在《八·二七路线》一文中，林老继续宣扬学术自由，求真理，明是非，认为学生要尊师，但对教师的学说、教义可以怀疑和批判。他的这些言论，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满，特务多次用匿名信对他进行恐吓，但他置之不理。1944年，他运用马列主义观点分析和总结自己多年教学实践经验，写成《教育哲学》讲义。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1月，林老带领桂林师院师生返回桂林。这时，国民党大搞独裁，发动内战。林老毅然投身民主运动，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与欧阳予倩一起负责广西民盟的文教工作。国民党特务多次对他投恐吓信，威胁说：“李公朴、闻一多就是你的下场！”林老面对强暴，继续坚持斗争。1946年，国民党当局为了进一步控制桂林师院，决定迁校南宁，并撤

换了院长。鉴于环境恶劣，又患肾炎，他毅然回到广州。在广州期间，他抱病选编了1939年至1946年发表的文章，取名《教育危言》；还整理修订了《教育哲学》讲义，由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这两本书在教育界，特别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1947年，林老应聘至厦门大学任教，他以马列主义观点讲授《国民教育》、《西洋教育史》等课程，并积极支持进步爱国学生运动，成为该校最受爱戴的教授之一。

1949年4月，林老秘密赴北平，参加了中国政协筹委会，同年9月，他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后来历任第二、三届人大代表），同时，他又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长。1950年至1952年还兼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他在百忙中还给该校教育系三四年级讲授《中国近代教育史》和《中等教育研究》两门课程。

1952年，他任教育部副部长。

在他担任北京师大校长期间，毛主席曾亲自约他谈话，要求北师大尽可能扩大规模，为新中国培养更多更好的师资人才。这使他深受鼓舞。他担任教育部副部长后，面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教育事业，他忘我工作。努力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经常到全国各地视察教育工作，主动到教育部附近各中学听课，热情地给老师解答各种问题。先后主持起草了《中学暂行规程》草案和《师范学校暂行规程》草案，并就少年儿童教育、中等教育、民族教育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写下了《中等教育的两个问题》、《了解少年儿童是教育工作的先决条件》、《因材施教、材也由教成》等重要论文，提出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办好教育的好主张。

林老一贯关心广东家乡的教育事业。50年代中期，他到广东视察工作，曾同当时省委书记陶铸同志商讨关于发展广东教育事业问题。林老强调指出，建国兴邦，教育为本，而办好教育，

又必须有大量高质量的教师。结合当时广东的情况。他认为首先要把师范院校进一步办好，为广东的基础教育培养大批师资，以利于不断促进中等教育的发展和提高，且为培养大量普通劳动者和发展高等教育造就强大的科技队伍打下基础，以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在这期间，林老还专程到华南师院视察，并同陈唯实院长等领导长谈了一整天，并对全体教师作了关于师范教育问题的报告。随后，林老又向广东省政府建议，应想方设法为华南师院创造条件，使它办成为重点院校之一，并建议华南师院应多招收学生，多聘教师，多添置和更新各种教学设备。并提议要把原来贯穿于华南师院院内的那一段广九铁路的路轨迁出校外，以免影响教学工作。这一切，充分说明林老对发展祖国教育事业的基础的高等师范教育事业是何等的热心和关怀。

1961年，年逾古稀的林老不幸患食道癌。治疗初愈后，他便率领一个工作组赴吉林，就师范学校的学制及教学计划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1963年，他连续参加了天津中小学办学经验座谈会和云南民族教育工作会议，会后又深入云南、广西等地调查研究教育工作。在这时期，他还撰写了《师范教育问题随笔》、《语文教师是经师，也是人师》、《怎样对待学校考试》等文章，提出了不少创新的见解。

十年浩劫期间，林砺儒曾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对教育革命提出了许多中肯的看法和建议。在给教师的复信中对林彪、江青的反革命罪行深表愤慨。由于当时“左”的倾向越来越严重，林老提出的许多正确主张，当然无法实行。及至1976年10月，林老在重病中获悉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喜讯，不禁万分欣喜，并表示坚决拥护。1977年1月20日，这位“忠诚而勤恳的教育家”、教育先驱、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广大青年学生衷心爱戴的导师，因患胃癌，抢救无效，在北京与世长辞，终年88岁。